

# 搏浪海上半世紀

## 冷循環管路系統創新局

### 114 年全國模範漁民陳正文

圖 / 漁業廣播電臺 黃之綠、簡秀慈、文 / 黃之綠



114 年全國模範漁民頒獎典禮受賴總統頒獎。

坐落於南方澳漁港旁的「秀慈飛虎魚丸」，以浮球為吊飾、漁船模型融入裝潢，二樓是推廣當地漁業文化、體驗捏魚丸樂趣的食魚教室，牆面上滿滿的相片、圖畫，訴說著南方澳漁業的繁華；這裡也是 114 年全國模範漁民陳正文船長的家，他是老闆娘簡秀慈的丈夫，搏浪海上半世紀，陳船長也堪稱南方澳漁業的活歷史。

#### 南方澳的孩子 一步一腳印當上漁撈長

南方澳的發展，可溯及日治時期，1923 年日本政府在此建立第一座現代化漁港，漁業鼎盛時期，南方澳甚至一度成為世界人口密度之最，僅僅約 2 平方公里

的土地聚集 3 萬多人在此靠海維生。陳正文回憶起那個年代，南方澳的孩子，不是出海捕魚，就是進鐵工廠修理船舶。

在南方澳土生土長的陳正文，從小耳濡目染，國中乃至於國小六年級的寒暑假，都會偷偷跟著大人搭船出海捕魚；國中畢業後，他追隨父親的腳步，正式開啟將近半世紀的討海人生。

陳正文憶及一開始與父親在別人的船上工作，每趟出海來回都要 45 天，父子倆就這樣辛苦了好幾年，後來決定自己買一艘小船，改為「討現流仔」，可以當天來回。

而當年南方澳的漁業，正一步一步迎向黃金年代，從日本引進的大型圍網漁船，全國僅共 8 組，全數以此地作為母港。大型圍網作業方式每組由 5 艘船各司其職，分別為網船（母船）、兩艘燈船與兩艘運搬船；作為當時新興的漁法，也為陳正文的海上人生，翻開新頁。

服完兵役後，陳正文在一樣的大海轉換跑道，轉而進入「順天漁業」。從燈船的基層船員做起，一路擔任運搬船的甲板長、船長，以及網船的航海船長；後來公司擴大規模再添置 3 組大型圍網，做事備受肯定的陳正文也因此晉升，成為坐鎮母船的最高指揮官——漁撈長。

### 時代變遷漁法被取代 經驗讓他成功走向新時代

放眼我國鯖鱈漁業發展史，除了盛極一時的大型圍網，還有 1980 至 90 年代逐漸取而代之的扒網（俗稱「三跤虎仔」），兩者主要差別在於作業規模、船隻數量與集魚方式。陳正文說明，相對於自日本引進的大型圍網，他們也稱後者為「臺式圍網」，更笑說，「阮家己號名較好聽啦！我較恰意講

快速圍網！」從「快速」二字，我們更能理解後者何以結合人力精省、機動性高的效率，成為當今南方澳的漁法主流。

在漁業公司十餘年的歷練，豐富了陳正文的人生履歷，而面對時代的變遷，他選擇自漁撈長一職退休，與幾名朋友投入臺式圍網的行列；實務的經驗累積，除了讓他對漁區、技術的掌握度極高，甚至得以打破漁法的界線，活用大型圍網的優勢，補足臺式圍網的不足。

早期的臺式圍網漁船船體不大，負載的網具規模有限，當然也大大影響作業範圍；為了讓漁船得以遠行至大型圍網的漁區，陳正文認真思考如何將船體、網具加大，他以現有的大型塑鋼船模為基底打造新船，並改良網具規模，成功將他想像中的臺式圍網漁船化為現實，順利帶領船團航向更遠、漁業資源更豐富的漁區。

「彼當陣掠了成績嘛敢若袂甲佻稔。」陳正文謙虛的說。但其實在他成功打造首艘大型的臺式圍網漁船，讓這個漁法有更多可能之後，南方澳、深澳、野柳以及八斗子鄰近海域作業的同行，也都紛紛循此模式出法捕魚去。



全家福至頒獎典禮共享榮耀時刻。圖 / 簡秀慈。



秀慈飛虎魚丸店內處處融入關於南方澳漁業的巧思。

### 漁船配置冷循環管路開創新局 全臺業者爭相仿效

漁船變大了，跑得遠了，陳正文不得不思考另外一個問題：如何改進船艙冰魚的設備？

他回想過去在運搬船擔任船長的那三年，每天與冰塊、鮮魚為伍，運用「水冰」的工作日常：須從岸上運載大量的冰塊出海，冰塊由淡水結成，然而，鯖魚遇淡水其色澤會受影響；即便冰塊溫度為0度，但加上20多度的海水，溫度往往過高，除了不斷補充冰塊，更需添加鹽巴降溫，但鹽巴加太多，則又易使鯖魚眼睛變濁……正因過去豐富的工作經驗，陳正文深知傳統方法的缺點所在，故毅然決然捨棄，不用冰塊。

陳正文做了全新的嘗試，結合冷凍、電機、油壓等技術，親自在船上規劃打造冷循環管路系統：

一出港即直接抽海水進艙底的冷凍管路，運行數小時後即可變成0度的冷凍水，又考量漁獲返港是以「現流仔」進行買賣，而非凍結魚貨需進廠再加工，是故必須適度控制其低溫，陳正文設計冷凍系統運行至溫度5至6度時，便會停止運作，輔以另外一臺冷水機慢慢降溫。就這樣，兩套設備交替使用，讓船艙貯魚設備維持在最合適的低溫，也讓捕獲的鯖魚保持最佳狀態，返港賣得好價錢。

這是全新的嘗試，也開創了新局，陳正文首創的這套系統，成為全臺業者爭相仿效的技術典範，除了凸顯他樂於分享、不藏私的精神，更是陳正文獲選為全國模範漁民的關鍵之一。



上 坐落於南方澳港邊的秀慈飛虎魚丸店。  
下 秀慈飛虎魚丸店2樓食魚教育教室的布簾，由陳正文用廢棄漁網親手縫製。

## 兒子接棒

### 「陳船長」繼續為我國漁業打拼

過去的南方澳小孩，不是出海捕魚，就是進鐵工廠修理船舶，陳正文年紀一到，自然而然跟著父親出海捕魚去；但身為今日的南方澳父母，就算陳正文大半人生都在海上，他跟大部份的人一樣，壓根沒想過，有朝一日，孩子會追隨自己的腳步。

陳正文的次子原本就讀汽修科，五專就遠赴南投半工半讀，就讀北科大汽修科夜間部時，白天從事相關工作。

「伊都看我按呢討海，忽然間講伊嘛興趣欲討海！」陳正文驚訝之餘，再三確認兒子的心意，在此同時，他也做了一個決定：雖然身為南方澳數一數二、經驗老道的船長，陳正文斷然拒絕兒子加入自己的團隊，要求他先去別人的船上，在全然陌生的環境學習，並給他一年的時間。

「阮囝按呢討海是有適合抑無？」過了一段時間，陳正文私下詢問該名船長，而他的兒子也相當爭氣，不論是態度或能力，均得到極為肯定的答覆，「恁囝按呢會使！」就這樣，陳正文縮短了原本設定的期限，讓兒子正式登上自家漁船。

從在旁指導到一步一步放手讓他做，陳正文描述著兒子登船後的一年，就成為自己最得

力的副手，四、五年後已然有能力獨當一面。碰巧就在那時候，陳正文的健康亮起了紅燈，太太不捨他再出海，家人也百般勸退，於是陳船長退休，新的陳船長接棒經營。

「咱家己都認為咱討海過程遐艱苦矣，著無？哪有可能囝仔閣落來討海？」雖然陳正文的語氣透露不捨，但描述著次子接棒的過程，更聽得出他對孩子感到驕傲。

## 從大海退休 與牽手享受人生下半場的風平浪靜

每個成功男人的背後都有一個偉大的女人，過去一個月有 25 天在海上工作的陳正文說，進港的那 5 天忙補給、忙修繕船舶，反而更加忙碌，而他的背後，正是默默守護家庭的牽手——簡秀慈。陳正文退休後，簡秀慈的陪伴更顯重要；而今，夫妻倆每天早上都會一起去附近的七星山步道走一圈，大力呼吸山林的芬多精，在海拔 230 公尺的至高點，一同悠閒享受龜山島、蘇花改、太平洋盡收眼底的美景。

閒來無事，他也會散步到「秀慈飛虎魚丸」不遠處、再熟悉不過的港灣，跟年輕一輩的討海人聊聊天，相互交流也繼續吸收新知。一如回望過去的討海人生，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謙遜，陳正文說，「啥物款的海（討海方式，即漁法），南方澳攏有，啥物款的船長，嘛攏有。我只是圍網較精、較熟手……我感覺我只是替阮南方澳真濟優秀的船長領這個獎爾爾。」



南方澳的人口密度曾是世界之最，2 平方公里的腹地住了 3 萬多人。



陳正文與簡秀慈賢伉儷。